

# 共产党人

(第四卷)

[法]阿拉贡编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系列

书 名:共产党人(第四卷)

作 者:[法]阿拉贡

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 次:2001 年 月第 版

印 次:2001 年 月第 次印刷

开 本: 字数: 千字

书 号: ISBN 7-5312-1364-8/I230

定 价:71:00元

## 第四卷

(1940年3月—5月)

冯俊岳 译

1

一月初布拉兹中尉军医到了渥克吕斯省的普朗·道尔贡县离开了加尔加索尼的留守部队。这地方驻扎了一个由一小队护士和十几个军医组成的后备卫生队，这些人只在老百姓家里消磨时光，无事可做。他们就连凑成一个足球队的条件都不够。再说，东北风吹得让人受不了，布拉兹每次会受到路上宪兵方面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当他驾着他不顾一切禁令保留下来的摩托车开得远一点的时候。军医长达斯万·德·赛撒克是个总是待在阿维隆三条金边的职业军官，他说他自己正在进行活动，要求分配到有实际行动的第一线去，他真过腻了，像现在这样处在闲散的地位。并且他说，战斗倘若开始，要紧的是不要把这种机会失掉。布拉昂很同意这种意见，他舍不得他在奥德省结识的女朋友，并感到闲居无聊。普哈军医，他是个行动缓慢的大个子，两只膀子长得像头大猩猩，一头奥维尔涅人的黑头发，大家私下传说他是社会党员，他对战斗并不感兴趣；他说他很可以到摩洛哥去帮军医长达斯万·德·赛撒克，找他

的前途。别的军官们都一齐反对普哈军医的看法：对这些先生们，除了在手术台上，倒不能冤枉他们喜欢动刀，不过那个同时入伍前在尼斯行医样子像中国人的苏尔班，或那个在朗格道克地方落户的胖子弗奈斯特尔，总的来说却是些好战分子应当承认，在文娱生活方面，普朗·道尔贡是非常贫乏的。但是谁也没有德巴军医那样积极的过家庭生活，他把自己的时间都花在等待邮差和写家信上面了。

什么事情都如同布拉昂又在卡瓦雍附近的农夫家里找到了一个年轻女人一样，是凑巧发生的，这个女人是从马赛来的他们的亲戚，她也和那些军医们一样感到气闷这是二月里的事。二月间，他们都去了一次巴黎的莫蒂埃营房。那里是卫生部队往各处指派军医的集中点。尽管军医长嘴里说他对约翰牛很少好感，可他穿的依然是英国料子的最淡色的卡呢制服。他到巴黎后便整天和上层社会分不开。他的样子很像新奥尔良影片里的那个年轻的长子，同样罗曼谛克的小黑唇髭，栗色的头发，俏皮的外表，同样软绵绵的姿态，同样容易有摄影效果的微笑，他常用剃刀去刮他的手，他就同副县长尊敬国会议员一样热中地尊敬参谋部。目前他正在对卫生部队的军医总指挥照例的进行攻击，他每次在食堂吃饭就没完没了的谈这件事，他说：“这个人简直是只大象，你怎样也看不出到底是他真的在睡觉，还是脂肪在他的眼圈里作祟呢。”每当普哈怒气冲天的时候，——这个混蛋，他将会把我们送上前线去！弗奈斯特尔和苏尔班就笑；并且弗奈斯特尔说，情况总是这样的，他们总是不需要作社会党员的，不论是阿尔维纳人或布尔吉隆人，他们在每次战争中总是暗地里和敌人讲和，并擅离战友而他去。“那么维尔散柴陶里克斯呢！”众矢之的的普哈反驳说。可怜的

## 共产党人

普哈！三十三岁的普哈患不愿意让人看出，他有肝脏病，而且痛得厉害，这就是实际情况他一吃完饭，这些人就想尽办法去阻止他非躺下进行的休息。

布拉兹把他这次到巴黎来的机会大大利用了一番；哦！这不是说去找他的主顾！第一，这里有他所敬爱的样子看起来很年轻，但实际上已经六十岁了的母亲。第二，这位“小医生”，——在这里，人们就是这么称呼他——又找到了那些上流社会的人，他仍以天真活泼、不知轻重的孩子的姿态出现在他们当中，虽然他自己已年逾四十，由于他的医生职业，加上会奉承女人，他能在这个根据他的身分原来踏不进的圈子里出入无阻。这些人对他都十分欢迎，因为他外表如同一个皮球一样十分整筋，毫无瑕疵可指，他又好运动，牙齿雪白，健康异常。小医生有一个十六岁的儿子，依他的说法，这是一个单性生殖得来的孩子，因为他对他的妻子是从来绝口不得的，这个女人失踪已久。这个由“军医母亲”扶养成人的儿子现在和吉埃利·德·西夫里是同班在加尔诺高等中学，军医很为这个孩子自负，就像对小弟弟一样。但愿这个孩子不会想到去学医就好了！无论作什么都比作个外科医生强！一个人能够作个驾比加迪牌汽车比赛的竞赛者，足球队的内卫，自由式游泳的选手，冰球队员有一次他在路易兹·赫盖尔或R亲王家里谈起他不愿使儿子在社交界露面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假如女人们看到儿子的话，便不会再要父亲了大家听了这话并不信以为真，都笑了。你看他那满脸的孩子气啊！丽妲·朗多尔常说：“他就是这么，一有人说他，他就会说你来摸摸我的两头筋看！并且，小医生的大腿健壮得真使人害怕”丽妲·朗多尔也经常对他说：“布拉昂，给我们看看你的大腿！”说起这个，最近这

些日子，这个丽妲究竟到哪里去了？出远门去了吗？据说为一个影片合同跑到远方去了。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这些人仍旧待在海边上度假日，对他们来说，生活似乎并不因为战争而有任何改变。或者情人离开了他们的妻子，就是他们的所谓因战争而起的悲剧。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主观的想法，不过现在开始追求他的布勒亚的太太玛丽·亚岱尔本来是对小医生有反感的。她的丈夫曾在加尔加索尼和小医生在一起，他最近也调走了。布拉昂却不是容易上钩的，但她尽可以追求，他要的是年轻的，特别是身材苗条的女人。布拉昂是个可以同时搞几个女人相当神秘的人在政治方面，他把各式各样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传闻都带回莫蒂埃营房去；他是人们称为现下政体下的朋巴都的那个女人的密友大家都知道，他认识一些国会议员达斯万·德·赛撒克虽然是个莫拉斯派分子，却十分敷衍他，甚至对他另加青眼。假如我们被迫被分配到一个都是些流浪汉的部队里的话那只要他能对部长讲一句话就行了，这就是赛撒克的意思从布拉昂那里，大家才知道比利时国王根据甘墨林的作战计划去占领足以掩护法国国境的基地，拒绝了盟军通过他的国土，乔治将军和总司令甘墨林对于这个计划的意见是并不一致的。他们两人甚至还在电话上而出言不逊，涉及个人的名誉。实际上大家都为摸不着敌人的底子开始烦躁起来。希特勒总有一天会把守势转为攻势，错走一步，只是到那时，比利时就非得作出决定不可了，这就是领导方面的理论根据布拉昂的一个女友对他所说，正月间的警报实际上是由比利时参谋部发出的，这件事十分令人惊讶也非常奇特，说是有一架德国飞机由于错误在比利时领土上着陆了，那些飞行人员于烧毁文件的时候被活捉了后来，人们把文件抢过来一看，不得了的是，那就

## 共产党人

是希特勒要在近期几天侵入比利时的计划于是他们在国境线上配备了守卫部队料想不到的是比利时国王绝不愿意让我们穿越他的领土

突然，队伍中大为骚动起来了。军医长被召到“残废军人医院”后，回来时显得自负得不得了，高深莫测，甚至还出现了红晕在他那平时显得苍白的面颊上他说只要年轻，果敢和强壮的人把队伍补充齐全，的确，我们的调配已经决定了，这是再机密不过的事。不过不要声张。不过话犹未了，他就把他所谓的机密悄悄地告诉了弗奈斯特尔，而且告诉了普哈，使他又闹起肝脏病来，只好上床去躺；他还告诉了苏尔班，以至苏尔班在营房院子里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笑只是搓手。德巴也为此来做一些深思远虑，停下了他给他老婆写的口信。他把眼镜推到他那宽广的圆额上，一双呆呆地近视眼望着。话虽这样，不过这还是依波里特·杜克在伯爵夫人家里和布拉昂军医见面的时候对他讲的，当时他对布拉昂说：“嘿，军医你是归于那个在极端秘密中组织着的轻机械化师团哟！”因此，使达斯万非常苦恼的是当达斯万·德·赛撒克挤眉弄眼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布拉昂的时候，布拉昂却向他表示这个消息他早已从达拉第内阁的国务次官那里得到了。虽然这的确是件军事秘密，可是由于大家气闷到极点在四年残冬的时候，便把所有的机密都流传出来这就是事实。实际上，在未来的战斗中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这种新的部队，甚至连它的存在也不该让人知道。对师团卫生队来说，问题就在于造成一种团结的风气，因为队内的军医们有点水火不相容。由精锐的部队组织而成的轻机械化师团干部都是团队系由各处选调来的最优秀的军人真是漂亮的乌合之众全部机械化。丝毫不能外泄是特别重要的！

大家都急如星火地跑到莫蒂埃的各个营舍去，在那些兵士和军官们中进行挑选人去补充达斯万·德·赛撒克队里的卫生人员。他们把兵籍簿传来传去，对勤务成绩表研究又研究，应选的人都在军医长前列队受检，军医长询问着那些不知什么原因停留在这个兵营中的助理军医，他时常发出孩子般的高兴的喊叫声“真是，我亲爱的布拉昂，你看，我在那些医科大学生中找到了三个很不坏的人，其中一个还是药剂师呢！你看了他以后再把你的观感告诉我吧！”渐渐地大家都兴奋起来了：据说那些部队是一部分驻在圣日耳曼·莱伊，另一部分驻在玛尔利·勒洛亚的龙骑兵和装甲骑兵。这些部队的军官都是索米尔骑兵学校出身，他们随时都能够出发。这时达斯万·德·赛撒克奉召往代理师团长的格莱维尔上校那里去了，现在指挥人员都成了一批年轻人。是在营地附近的一间肮脏屋子里吃饭，大家中午非到不可这是军医长的要求。这是你们在巴黎的最后几天了，夜里你们可以各随其便！在这个房间里，桌子上都摊着一些文件，负责行政的中尉，牙医师以及那些药剂师讨论着数不清的细节。外科中心的组织的负责人自然要由弗奈斯特尔来作了。他秃秃的头顶，粉红色的鼻子，耳朵上面一卷一卷的灰色的小头发，样子很像一个快活的肉铺老板。人们好像看到了他挺着一个大肚子，围着一条系得松松的围裙的那种模样。大家就弗奈斯特尔想引荐的一个军医中尉争论了很久，达斯万·德·赛撒克曾说过不要外国侨民！这个人的业务十分出色，不过是个罗马尼亚人。莫尔达·瓦拉其人，去他的吧！弗奈斯特尔认为很愚蠢，虽然这话无可争辩。苏尔班则以为用别的一个字眼或者适宜点。争论的重点是，队徽是用金属去制呢，还是用刺绣的好呢，或者是两种都要。师团的徽章已经由格莱维尔

## 共产党人

上校选定了，卫生队只要在上面加上“师团卫生队”几个字也可以采用这个徽章大家曾在那些护士兵当中发掘出一个图案家。只是他用彩色铅笔所涂的颜色简直可怕丝毫没有鉴赏力此外，他们在马莱亚联系过的好些承做这一项工作的人都要求有和机械化战争的迫切需要不相称的充足的绣织时间；用金属来作的话，那只能用铜或发黑的银子，没有别的金属了，二者必居其一！为了使一般士兵都买得起，比方说二十五或三十法郎，所以只好不加瓷釉了而绣织则要一百法郎！我们或者是两种全做做看，随后将样品寄来，因为现在我们将先去参加演习，想想看，那些个骑兵还从来没有见过战车是什么样子呢至于在组织方面，无论怎样，我们只接受志愿兵这是肯定的。

“怎么，只接受志愿兵？”——“诸位，我想你们不会否认自己是以志愿兵的身份来参加春季战争的，对不对？”——“嘿，嘿请看看普哈那个样子吧，我的上尉！”

你没有法子把他改变的，普哈就是这样，并且，他那愁容满面的脸，压根就是查理·玛台勒时代摩尔人的血统。当然，我们全体都是志愿兵。我们将构成一支精锐部队，人们将把我们编入一支精锐部队。大家全是志愿兵。

好，大家都是志愿兵了！比方说让·德·蒙塞就是一个分配在第二分队里作护士兵的。分队只有两个，每一分队有三十人。由助理药剂师巴杜里埃代表布拉昂军医中尉指挥的是第二个分队。达斯万·德·赛撒克谈起过巴杜里埃时，说他是像一条小狗似的年轻人，也就是他把他调到这个班里来的原因。这个药剂师外貌看来和蒙塞同年却已经二十七岁了。他是个瘦瘦的，充满活力的大个了，平头，头发和皮肤同样都是淡栗色，在脸上不带笑容的时候，也就是说很少的时候，他的眼睛才能

看得出是蓝色；他有一副非常显著的脸面骨格，嘴唇没有颜色，牙齿东歪西斜，十分不整齐。他立即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在他来队之后，军医长，布拉昂那个像中国人的苏尔班，甚至那个民族主义者阿尔维纳人普哈都很喜欢他，虽然普哈起初对这个孩子到军官食堂来吃饭不十分赞同；普哈突然顽皮起来，使他在为轻机械化师团干杯后再坐下时跌了一交，原因是他给了他一把坏椅子；他甚至有一次还偷放了一把刺痒毛在他的饭巾里。为表示大家具有团结的精神和不愧称为装甲骑兵和龙骑兵起见，大家在吃尾食的时候唱起卫兵室里常常唱的歌曲来，他们中间以弗奈斯特尔唱得最好。至二月底，“跳蚤之歌”已经变成师团卫生队的标志了。在大家驻扎的西松纳平原上，正在那里进行野战训练的就是这个一半由大学生，一半由农夫组成的部队。巴杜里埃队里的成员全是学生，他们有点瞧不起派在助理军医普莱蒙领导的另一队的那些庄稼汉的笨拙，另外自成一派的是行政管理人员秘书，炊事员。他们最近接受了一班司机以及装有军火的载重五吨和十吨的卡车。这些司机是从另外一方面征集来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工人。他们由分遣队的一个军官特莱斯中尉率领，驻扎在村口。特莱斯是个大胖子，善于逢迎，他的水平比起其余那些军官来真是相差太远了。他公余之暇绝不同任何人交往，只是到行政管理中尉古尔丹那里走走外；古尔丹是干瘦得像是一根棍子的人，他手里总是提着一根软鞭，为了证明自己是属于骑兵部队的。

都到了三月初，大家还没有看见战车。这些大孩子们所受的一切操练，无非是使他们学习装载卡车，推拉手车，使用担架等操作的基本原理，以及对于防毒面具的忍耐力等，全部这些主要是根据参加过上次大战的老战斗员，如苏尔班、弗奈斯

## 共产党人

特尔的经验而进行的。这两个人在很多事表上都有自己一定的看法：比如把急救站设立在什么地方，如何把那些伤员弄到救护车上去等等。这时他们仍然只有就是像在莫蒂埃营作为教练用的那种过了时的表式汽车般的两部救护车。这些车辆装载起来是够累人的，车里有上下两层吊在皮环上的担架，而上层的担架，对须伸出胳膊来才能吊上戴有一个伤员的担架，所以想把它吊起来可真不方便。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所尝受的滋味，更不必谈了。他们还应该接受一组卫生员，对军用物资较为熟悉的布拉昂说：“但愿他们给我们些雷诺牌子汽车就好了！”听说那是一种非常卓越的汽车。目前，把全部的时间占去了的工作就是维持营房和扫除厕所。假如护士兵和担架兵都不能让厕所保持清洁的话，那么一切真要完蛋了！“喂，巴杜里埃，老兄，必须对这件事帮一下忙应该说，不要怕起带头作用。你有盐酸吗？”——“这个，我亲爱的，这个只好去麻烦后勤军官了，他只为了你才肯弄些来，这是他的任务。”

巴杜里埃是一个在曼纳·罗亚尔地方上的档案保管员的儿子。在安齐尔中学念书的时候，他的同学都叫他为“羊皮纸”。这是因为他的同学都是些农场主、军人，甚或干脆就是医生、银行家的儿子，所以因他父亲的职业他整个的童年受尽了苦恼他拼命从事各种体育锻炼，为了不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弱书生，后来父母让他去念药学了。他正要开业，也就是战争爆发的时候这就是说，在一九三八年因慕尼黑事件而动员的时候，他刚在休学后服完兵役，这次又被征入伍，而再也不能够脱身了。他说他已经订婚了，实则不完全对。实际上是他爱上了他的表妹，但他对她什么还没有提过。他是个教徒，可是他的信仰是一种浪漫式的信仰，他可以为了圣马利亚牺牲自己的头颅，他会

和胆敢讲里斯厄的圣德莱斯的坏话的人决斗，他总把系在他脖子上的圣克里斯朵夫牌的金链擦成一个新的铜钱一样亮。巴杜里埃到来后立刻就在他的部下当中发现了一个以前当过童子军的大学二年级生，童子军的样子还没有消失，他叫阿兰·莫尔利埃。巴杜里埃把所有的杂务都交给他做，一边常常还拉他的耳朵，他肯定他这样做使对方会高兴的。莫尔利埃也是让·德·蒙塞看作唯一的和他平等的人，因为在那些比他年龄大一岁到三岁的同房的人中间——比方说康治，若奈特，格鲁巴尔，贝莱，贝尔宗斯，贝里可，莫贡塞耶，德拉·罗撒，莫尔，杜巴帝，乌尔穆，费楼等等数也数不完——和他所受的教育相同的唯有阿兰，阿兰的家庭比他的家庭稍微丰裕点，阿兰的叔父就是那个在国会里叫莫尔利埃的议员。他们彼此很快地就看出来都喜欢一定的整洁，都有一种不吝惜气力的豪兴，都高兴帮助别人忙，因为他俩身体都很结实，出点气力在他们看来不算什么，虽然阿兰有点气喘的倾向，看来有点可笑的是，他一喘气，鼻尖上就会汗珠直冒。

他们老是以同一类型的一些荒废的小房子作为驻扎地。奇特的是，在法国乡下，这种小房了是这样的多，房主人跑掉了，房子就有三间，另附一间偏房，就在那里堆置些农具，放点什物或谷草一类的，甚者就空着；门都是破得风一吹就要倒，有些房间没有窗户，有窗子的也是玻璃破了只用硬板纸挡起来大家都躺在地方，铺着草作为床垫，一，二，三，四，一排一排地摆。看这个康治躺在睡袋中的那个样子！好，巴杜里埃来巡查了：孩子们，你们真够懒！你们不觉得风从这个窟窿里吹进来吗？谁替我把它挡起来？用点草和几张旧报纸就行了，这不是排山倒海的难事啊！不用说，这些事情总是蒙塞和

## 共产党人

莫尔利埃去做，他俩就把窟窿即刻挡起来了由于那个被指定做杂务的家伙跑开了而这些地方好像非扫除一下不可，又是他俩把地扫了。另一件繁重的工作是在这几间肮脏的房间的墙壁上糊一些印有花卉的糊墙纸，纸是从邻村村公所低价买来的废纸条。巴杜里埃为他的部下自己掏钱出来买了这些纸，因为糊过后房子干净些了，甚至还有点新鲜的样子这时阿兰和让已经熟练了这种工作，他们想出法子把以前的房主人在板壁上所留下的痕迹，残留下来的贫穷生活所致一切龌龊，焦痕和裂缝全遮盖起来糊纸也可以是一种艺术，来，我教你怎么做，你把纸条先在地上准备好“喂！”若奈特对格鲁巴尔说，“你来吗？让我们逃走吧，巴杜里埃又将让我们涂浆糊哩！”

这个若奈特真是个坏家伙。他在有些地方还很像麦塞洛。看起来很坚强，实际上经不起一点东西。而且，他又喜欢读“格兰哥瓦利周报”，他总是一直把政治带进卧房里来。大家就争论起刚进卧房的政治来虽然那些大学生的政治见解都是大同小异，一律都是相当的保守派，无大差别，并且有一两个，比如说贝里哥和那个冒失鬼大个子杜巴帝还是法国行动党党员。每次政治辩论一开始，分队里仅存的两个庄稼汉——一个是赭色头发的大个子，一个是黑发的小个子——于是就拿出烟丝，卷起一根纸烟，走到外面去看天气是否适于种甜萝卜了。让和阿兰恨不得跟着他们学。莫尔利埃厌恶政治，而让也一直害怕被人看作是个共产党；自从西微亚纳死后所遇到的那件事情以来，他不太清楚他在军队的材料写了些什么，他想：如果写上我是个共产党，那实在太糟了另一方面，他会轻于说些冒失的话，假如他参加谈话的话。

巴杜里埃很会安排，虽然只是个下级军官，总是在六点以

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带着所谓他的剑客让和阿兰两人，一同去作六公里或八公里的散步，在军医长吃饭以前，即是说在准七点半以前，因为士兵们开饭的时间是五点。散步的目的是为了补训练之不足能够自己进行操练。他们三个人身材都很高，蒙塞是其中行动最迟缓而年纪最轻的一个。莫尔利埃在路上总是不由得地走三步跳两步，药剂师长得像只猎犬，就连伸懒腰的样子也非常酷似。总是天已经黑了他们才回来。下雨对他们也没有影响，相反，他们在和雨逗着玩，雨会使他们笑，好像雨点是打不湿他们似的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便抬头望望星斗，他们于是说数了会长痂子并不去数！而且星是这么多，他们又三个人在一起，这种情景更叫他们看得心跳，使他们感到心往神驰。他们像孩子似地什么都谈，当然也像作莫里康人的戏一样谈到了战争。莫尔利埃说，假如打进德国的话，那一定要好好注意我们自己的行为才是。他有一次曾在巴拉提纳呆过，对路易十四军队的掠夺当地的居民还没有忘记，因此巴杜里喜欢音乐，虽然他嘴里说着“德国鬼子”并且搞不通为什么瓦格奈尔，舒曼，尤其是舒伯特的歌曲能够在—一个殴打犹太人的阵营里流行因为他们殴打犹太人想想看，假如他们捉到小乌尔穆或莫尔莫尔，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不过，军医先生，莫尔并不是犹太人，”阿兰道。——“那么他是什么人呢？”——“管他是什么人哩！”

实际上他们走到设有后方陆军医院的邻村去是被禁止的，据说那里驻有所有医务人员，如一些医学院教授和师团军医指挥处。不过，他们就乘黄昏散步的时候一直冲到那里去了，反正管理方面对往来的人并不过问。这件事反使他们有了一种目的。而且，不管怎样，足踏的多少总算作个禁地，多少有意思

## 共产党人

啊！他们到离教堂不远的小旅馆里偷偷喝了一杯酒。教堂十分漂亮，灿烂夺目，上面有一座怪模怪样的青石尖塔，并且有一条铺着黑色大理石的高廊它原本是一个供教徒前来朝拜的地方，四周的商店出卖一些就像水手们装船只模型的瓶子一样的瓶子，里面装有在当地的显过圣的马利亚像和有关耶稣受难的全套物品。

八点钟大家都上床睡了。在街道对面的第一分队里，可以在那里听到铁工若卡斯特吹口琴。几人有点残烛的人则安排阅读，他们是读不久的要节约蜡烛。再则，也有人把皮鞋对着烛光扔去，一边说：“你们让不让我们睡觉？”因为在这个村庄除了有一家安有轮盘赌的酒馆以外，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睡得早。（“我吗，我一直是押绿的！”贝里柯说。而康治却笑着道：“嘿，你知道对这事佛洛特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吗？”）说到底，不能要求过高，这里不是蒙马特，至于汽车队的人，常常泡在酒馆里到九点钟都还不走，往往宵禁以后人们还得把他们三个两个地在那里找回来。应该承认，酒馆里面的那个女服务员长得虽然胖点并不难看，皮肤却很白，不要忘记她是个栗色头发的女人啊司机中间有个南斯拉夫人，他的胸部是陷进去的，但胳膊很好，他的脸上满是雀斑，鼻子像他那蓄得过分长的头发一样垂得太下；大家不知已经对他说过多少遍了，关于他的头发长得太长的事，有什么办法呢，他本来是个讨厌的家伙呀！他喜欢唱，大家也晓得他唱的歌。大家已经在人民阵线时期群众示威游行时听够了的。大家差不多可以打赌，他是想惹麻烦的。但是大家假装不去理会他。于是他又谈起西班牙的美。他总是问：“你没有在巴塞隆纳待过吗？唉，你若走到朗布拉尽头，你才知道它的美”他对连同大学生的每个人都是这样讲

的。他这些话使蒙塞很不舒服，蒙塞心里想：假如他真是对人寻衅的话，怎么办？他心里虽然这样想，但也不敢讲出来即使对阿兰。他们三个一边散步，一边谈些世界上他们希望它如何如何的事情，或更加确切点来说，希望法国怎样的事情。他们三人一致认为法国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国家，莫尔利埃可以无尽无休地谈论他的贝里高尔省，谈那儿的人怎样，风景如何，蘑菇的采集最好的是白蘑菇，红烧鹅肝在那里的烧法，以及那些零零落落的作为马贩子聚合场所的小客栈；而巴杜里埃则打断了他的话说，世界上没有比罗亚尔更美的地方，于是他就谈罗亚尔的那些个大狩猎场，那些突然发现的在山岗上的古堡，那种白葡萄酒一般的阳光那些安静的居民等等。他纵谈着那些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人物和洛林省姑娘让纳的伙伴。可是他对女人却只字不提关于这一点，他们知道要避而不谈，已经形成的一种默契。有时那两个年纪轻一点的人曾在药剂师拿出皮夹来付酒帐时看见皮夹里有一张女人的照片，不过药剂师一看见他们两人的视线脸就红得如同夕阳一样。让的心里却保留着赛西尔不谈，而阿兰也不谈那位中学时代一个朋友的妹妹，这个女郎常给他用一种秀丽而高雅的字体写些密密麻麻的长信；让每次总是把头转过去当他看到莫尔利埃手里拿着这些信读了又读；他这样做不光是表示他是怎样地谨慎，懂事，而更重要的还是不要使人看到他眼睛已经满是泪水。赛西尔从没有给他写过信，将来也绝不会再给他写信。他得到的他们刚刚到达这个地区时尼克写来的一封短信是有关她的唯一消息。那个可爱的青年向来是很机敏的，他在信上问是否让已经和他的姐姐重修旧好；大概想讨他的受信人喜欢，他还附加说，他的姐夫到过意大利在正月间，现在刚从荷兰旅行回来，并且说赛西尔和弗莱

## 共产党人

特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太好根据他所看到的情形

不用说，布拉昂立刻就组织了一个足球队。他们在村口一大块一直延伸到一条岸上植有白杨树的小溪的平地上玩足球。这是不论兵种，不论军阶的唯一的场所，一个炊事兵担任守门，他是个不可轻侮的矮而壮的人，入伍之前在巴黎东郊开过酒馆，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坏人。不过作为守门员却是了不起！布拉昂守门守得也很好。铁匠若卡斯的球技是大家想不到的，他是个十分敏捷的前卫。康治在对手队里也作前卫，他常用假动作来欺弄他，可是想把球骗过去却很不容易。一个小个子司机塌鼻子像巴黎人似的担任两翼，他算是莫尔利埃的一个出色的对手。让担任后卫。这个球场使球员脚变得沉重起来是很容易的，只须一阵骤雨，球员鞋上便会沾上一公斤的烂泥。军医长来看比赛的时候，总是坐在弗奈斯特尔中尉或一个后勤班长裁判员旁边。他喜欢议论，而由于他的议论，大家就越踢越坏了，达斯万·德·塞撒克激动起来，耸耸肩膀说：“瞧，这样的球队是不可能维持师团卫生队的荣誉的！喂，那边的守门员，请到这里来一下，小伙子，你很不坏，你的筋肉可真发达！不过你实在太胖了！看得出来你在入伍前对锻炼有点疏忽！什么，你就是炊事员吗？嗯，好，但不要没完没了的将菜品尝！喂，弗奈斯特尔，这个家伙作为炊事员，他的胃倒真不小！”

“上尉，我们最好的前卫中锋是个司机，还没有来，今天的球队人员不齐。他们今天为了对转移阵地时有所准备在进行演习，你知道，他名叫布拉时。他喜欢足球喜欢得发狂他经常在瓦朗斯附近他的村子里玩球不，他不是职业球员，是个经营汽车行的商人。”